

卷之四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

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父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履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

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辯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若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

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
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焉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
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
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
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
于毗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
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鄆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攷合於
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
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
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
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
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
使自求之饜食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二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嘗治一室聚
群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
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
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
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戒焉非賢
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揜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父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
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
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
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
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
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章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扞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章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

其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体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處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其甚氣味尔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体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俟有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群小為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為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為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

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
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
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詬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
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做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
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做倣寫
于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
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富鄭公曰願汝出

門去錦綉歸故鄉

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早拜負

郎

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

曾公亮

曰願汝出門去錦綉爲肝腸

曰願汝出門

去柱石鎮岩廊

曰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

方

其後蘇東坡打諢示子蘇迺曰願汝出門去母玷

辱爺娘

羅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此以勉之

况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志於孝無

志於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遠近之士聞風慕道重跡

而前肩摩而袂屬也予嘗得之誨子弟文藏之以爲家

寶今鏤板以廣其傳幸觀覽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

言而尊其人爲尊長者勸焉爲子弟者勉焉其有補於

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證其先生

之謂乎然則信斯言也宜書諸紳隆興元年六月十五

日左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孫大中敬跋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
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
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自以書
求教移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
知以為然否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閑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粗會奧理
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顏樂地非難造好讀
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踐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間此道悟來隨寓見一毫
物慾敢相關

顏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黃瀟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

顏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後改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邀月臺詩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詩後兩句不甚

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

正靖康間也

送南劍王守歸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劍津解組幡然賦歸去幾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白寫離心千尋浩浩鑿溪水別恨

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瞽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

心官不肯思靜道以思為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且靜皆作聖惟在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礼義眼前

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

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事申韓佛老皆有書在决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少與物

自然無怨因吾道當無類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與水邊

林下養疎庸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荆棘只消一

抵應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吳助教二首

室富直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知分天然不受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躑躅舊德嘆凋零冷帶商岩月光凌處士星布衣難得祿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顛倒一生渾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閑心齋肯與塵汗染陋巷寧容俗往還堅守簞瓢

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墻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涼糊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緇京洛塵歸欤那復廁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魏我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羨屈原新欲賡孺子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創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笑恍若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憑欄水擁壁光浮我來登賞無窮趣好把篇詩與唱酌

送延年行延年弟子也因用韻而錢其行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冰涵猥念百家非已好妄將
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季若陳亢只得三此道悞來
因自足却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論荷君
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又相親
頻握手遽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岩桂

幾樹芬芳檀與沉枝枝若占鄰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
渾疑綴散金仙窠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
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鏢煙霞簷月松風即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計袋空
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双手却攜白茅占一穴會得懶慵
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峯青苟完公子方成室趨訓
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安寧顧惟善頌
非張老祇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叙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瀟洒侔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興堵蛟龍忽
夜徙空中震雷雨親舊賀于門主人迎孔戶連喚鳳兒來臧
書幾多部為我張廣筵酌賓酌以旅人謂主公賢敦朴嗤峻
宇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欲圖久安逸勿辭暫勞苦忠孝
闡門家詩礼光族緒居室云苟完謙冲弥自愛玉石不分別

鶴雞謾爲侶，願予局促輩。鄉評少推許，嘗遊莊獄間。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愔然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來指清風。談笑揮玉塵，覓見之名利。盡久待，豈無補。素志以深酌，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爲傾肺腑。何當惠古風，錦綉施綵楮。妙曲誠寡和，取則憑柯斧。

先生曰：白雲亭獨寐，龕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蠹朽，錄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得其錄。昔嘉定己卯中春，昇山羅棠君美敬書。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附錄上

事實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劔浦之羅源人。羅源，昔曰上團，先生遠祖遷于是，鄉聚族百餘，皆羅姓也。故改曰羅源。出先生曾祖

文弼墓志碑。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審律先生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於河李，遂往。李焉，廼知舊日之李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嚙田裏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搢衣侍席，二

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語錄第三卷則先生所編也同
門友默堂陳幾叟與先生俱游龜山門情好尤密定交幾四
十年默堂嘗云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
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今
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
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
正味而甘之猶孝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
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
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
嗜好一切禁止故孝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介絕俗雖里
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孝
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
少以詩聞從豫章先生羅公遊則聞龜山所傳伊洛之孝初

李愿中以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
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
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
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
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問李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
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
孝有力亦是養心之要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
紹興壬子州孝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
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授張維廖拱行釋菜禮有洙泗
斷斷氣象舍人呂大中以詩叙之龕諸夫子廟壁今石刻在
禮殿東廡下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

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堂諸公皆有唱和嘗
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
則天下無怨嘆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
大奸必亂天下小過必微全人其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
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
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
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
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
有四子敦叙早歿無嗣喪不得歸者數年其後族人羅友為
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葭於郡
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為歸葬于本郡羅源黃
溪坑之原母夫人墳之側教授公革云卒于汀之武平縣又
一本云附葬于黃溪坑府君墓之側去縣二十里墓又榛塞

嘉定六年劉守允濟父聞先生之名自到任後力加搜訪遂
得春秋解毛詩解一書墨本今藏于李及遵堯錄八卷尚未
脫藁侯於是精加審訂錄遵堯錄奏請于朝乞宣付史館
外賜一謚號以示褒表儒先之意又得先生墓於荆榛頽圯
之中重新修整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
諸生致祭于墳所每歲展祀無闕又給官田差人看守撥官
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今守墳人尤三老自行佃作却
於內以六石輸李中為每歲祀事之費餘以給守墳之人每
歲寒食節教授率諸事生負備酒殺牲幣親到墳下行禮郡
撥錢五貫省助祭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閩憲楊左史棟乞
謚羅李二先生尋送太常博士陳協撰謚議云道德博厚曰
文言行相應曰質師友淵源洞明天理非道德博厚乎清介
絕俗著書有聞非言行相應乎請謚先生為文質上可其

奏丁未冬制書下戊申春到郡夏五月權郡丁倅鎔命推官
沈元忠率職事并其子孫詣墳所燎黃禮畢而歸

問答

問龜山云橫渠氣質之性如何龜山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
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
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
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
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
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
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
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
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
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否龜山
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
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孝者只爲不知爲孝之方又不知孝成
要何用此事体大湏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孝者孝聖
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
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
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
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
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
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孝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
爲終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孝以博古通今爲文
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

應如此由是觀之孝而不聞道猶不孝也
問詩如何看龜山先生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体会不
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
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
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体会何謂体会且如關雎之詩詩
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
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
爲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爲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出
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間遠
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体会惟体会得
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先生云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
天理而已

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孝者讀書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
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
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社順作法界觀樣
先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
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
一若体会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
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
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
銘亦只是要孝者求仁而已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

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孝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

延平云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又云侗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似助爲出事泐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孝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

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少以詩文名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伊洛之學

晦翁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又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

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龜山先生鵬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迺其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晦庵年譜云延平先生受學于豫章羅先生與韋齋爲同門友

晦庵門人問云李延平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晦翁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葦一瓢凜然高風諸儒議論闕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附錄中

繳進遵堯錄狀

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弗急於功名畎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于屋壁悉上送官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槩鉉長遊李校父聞羅從彥爲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爲郡人問其世家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

措筆自爲敘文大抵以我 國家 一祖開基 列聖繼統
綱正目奉無漢唐雜霸之未醇 君聖臣賢若舜禹遵 堯
而不變備述 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 仁
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不憲推本深仁大而郊
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
辨微以寓諷諫之誠未陳 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
作俑之過管心執法創爲功利之圖章倡蔡隨浸兆裔夷之
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邊塵而
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
彬可撫臣以是見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
儒蔚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
歿與草木而俱腐情誠可憫忠永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
黼座欲望萬機之暇特加 乙覽之勤儻有合於 宸衷幸

宣付於史館仍乞 睿慈賜謚如 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
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少連之卒非特慰遺忠於泉壤亦
將興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今古念無後
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 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
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羅從彥元撰 聖宋遵堯錄八
卷謹繕寫成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貼黃

前人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墓志
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 議龜山楊時唱道東南從遊甚
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仲素乃從彥
之字以是知從彥卒有源流臣到郡日力加搜訪或云從彥
嘗應卒就特科爲主簿緣無子孫別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
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藁臣取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 聞

伏乞
睿照

又貼黃

前人

臣昭得羅從彥既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為可憫臣比類嘉定五年赦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一項已行修飾量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李每歲展祀無闕如蒙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堯錄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即乞頒下本州遵奉施行併乞
睿照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李術李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

下無所則傲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傲故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

公二程先生崛起伊洛之間聞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已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門人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文靖傳之羅先生從彥羅先生傳之李先生同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澄心体認天理之語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謚甚大惠也然朱文公之李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

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言爲道義而發書之多寡初不足計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實至重至大之事不可忽也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然則朱文公之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表者可知矣今天下孝士家有朱氏

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夫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濫將明指咨諏閩部實在羅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 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謚昭示寵褒表勸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淪於口語朱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一臣潛德發揮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尋送太常寺丞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陳協撰到羅先生謚議節文曰生有爵死有謚云云

謚議

陳協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至於蘊德立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朝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割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

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公為文質云云謹議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禮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覆謚議節文曰云云

覆謚議

周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為人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泐流溯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李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孝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

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实若此著
遵堯錄一篇述 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
畫下及 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国家撮要提綱無
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孝其明体適用畧可推矣奉常謚
公曰文質於法爲宜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

右劄付本家照會準此

淳祐七年十月

謚告闕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附錄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延平先生

侗聞之天下有二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
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隸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
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攷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
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
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技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
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
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
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
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恭惟 先生鄉丈
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明得不傳於

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繫擴之以廣大体之以仁
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
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
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杖箠
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
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
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
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以爲焉爲衣食
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洽有沒世不知慮者
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
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

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
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
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
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
爲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
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爲男子生
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
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
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悵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
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
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
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
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膩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

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
為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
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為入道之門也仰
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此句重出恐有誤接物而與之為
春未占而字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
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
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而將
隨釋而融熔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
悅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荅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文定其諱也

安國頓首 主簿足下記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惠書
數千里之外并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賢者欽慕聖
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會兵戈紛擾久不果重念雅

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
弑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為是作春秋
戒覆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予
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
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
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
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
莫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止以不嘗藥而書弑趙盾
以不越境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弑陳乞以流涕不從
而書弑至於樂武子親弑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子圍親弑
其君郊敖而不書鄭公子駢親弑其君而不書邴歆閭職罪
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寤各存其官而不以賊討春秋舉
法曷為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疑經傳著論排之

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既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為邦之問而知春秋為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并以見教以啓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

安國頓首

答羅仲素書

陳淵

語孟師說跋

陳淵

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為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

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錄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月元夕後三日庵山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石塾

吏部朱公尉允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更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整獲當邑寄公之子編修先生仲晦父適以事來整學于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蹤嘆慕不已先生亦泫然流涕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榜二大字數請揭之併刻記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充之於身洪纖中節猶懷辯急之慮而有佩韋之警夫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公之謂哉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孝之意遂從龜山游摠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橫渠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大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爲友得其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于南齋羅源南齋也授予此本廖諱衙爲龜山之姪婿議論尤得壺奧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渠先生陝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爲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諱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後山乃羅源之後山享年六十有

○成自廣回卒于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六月念八日第
革因閱此書記于汀州教授廳云

題義恩祠壁

盛木

從彥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羅主簿先生官也先生姓
羅氏與宗約王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稔聞伊洛之李
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聞嘗從龜山講易至乾
九四一文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聞之嚮田
畧糧至洛見伊川歸語龜山其說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
以事龜山得不傳之妙此先生之李也先生無嗣諸經解遺
文在諸從李者家春秋解昔宗約如見之此先生之文也先
生同殿撰公隸業於義恩寺後繪先生遺像從祀于先世香
火之側蓋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桂林木
自廣西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館木此寺以俟其歸

嘗聞宗約講及先生道李棟槩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之
餘拾舊所聞輒敢僭易書于祠側之壁復係之以辭云

先生之李 精一之李 先生之傳 伊洛之傳

至道無文 至李無詞 以心傳心 天地不知

先生之道 天人之師 其道光大 有俟他時

揭來瞻慕 後李得依

時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盛木仁叔題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
公轍紹興乙卯嘗為延平李官獲此題云傳之郡人彭君今
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飄散未可知觀其議論高
致真有用之李致主庇民脩身養心盡在於斯於是知先生
之李不為空言也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昔乾道

丙戌十月寓成都燕堂羅博文敬書

題羅仲素顏樂亭

陳淵

亭名顏樂枕高山自有行藏遠契顏玉陛不求千載遇華門
贏得一生閑筆瓢陋巷堪遊衍富貴浮雲在往還更續洛川
求所亭會傳餘論落人間明道先生有顏樂亭銘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南窗何似北窗涼寄傲乘風各有方俯仰尚嫌天地窄卷舒
寧計古今長酒斟盞裏浮醅綠菊採籬邊滿眼黃萬事醉來
俱不醒時飛清夢到羲皇是日重九先生置酒故云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涉世誰能不混塵幸無塵土點簪紳滄浪解洗許由耳醜醜
還澆靖節巾心地已非汙可染盤銘自警德常新此亭要與
名俱永不信西風能汙人

上舍辭歸

李延年

學道求師久劔潭豈緣枯朽預濡涵致知事業同歸理克已
工夫判立談未借老商顏笑一已諧韓氏俗重三過庭若問
論詩札應問從誰李指南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見默堂文集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

關

胡清獻

二

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
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
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
尊堯序錄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
述之意備焉詩記東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
賁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

孫泰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孝問聞于朝錄于太史傳誦于天下之經生孝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叙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春木之苞芳援我手之鶉兮茫茫九原安莫起之後李馮夢得敢拜手稽首而為之書

豫章先生遺藁跋

黃大任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三先生皆劍津人一脈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龜山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一人而已晦庵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受於前而授於後猶水木之有本源天下知敬豫章

先生非一日矣初心先生所謂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羅君以其編緝之勤益求其在我者使驗之於心體之於身無一黍焉是亦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也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誦先生之言以為君勉可乎咸淳六年臘後五日建安黃大任謹書

二

劉將孫

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又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父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動見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

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余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盛而自得之李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道慨然於此又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尤不易正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眸容矣光風霽月玉色金聲劔山青青劔水流清徘徊蒼極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日廬陵後李劉將孫拜手書先生從孫鄞叔所藏家集後

三

揭祐民

先生大節簞瓢如顏質問如曾言志如歲雍和如仲弓宜師

友相傳謚議相尚巍乎冠冕追祀千載也間世之姿遺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管心鞅法使正人斥逐卒綱幾盡先生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知鄰闔非吾事句豈忘平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靜交聖賢遠溯伊洛不取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而微充前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亡滅沒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幸許氏乃密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美采干將之寶氣有藉而存許源以儒孝任南平教職亟錄諸梓適予過揀之年切朝聞之念辱奉示教讀而忘屢知九原爲重起也源復語予以是書當與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巖洞庶託永久山高石堅猿聲歲年呵護之專誰能舍旃謹跋後李盱江揭祐民從年父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外集

延平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沒而斯文之統賴先生以有傳不幸山頽梁壞
 乃在蠻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葬是以嘉言善
 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
 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則
 先生之孝術可知矣又云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則先生之操守可知矣先生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是之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彼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片
 言之間足以拱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而世為天下法者
 可知矣遺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春秋集說及遵堯錄其

規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之博攷覈之精使其得志於當世則幸而措之事業又可知矣其孝一傳而為李延平再傳而為朱文公始集大成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繼往聖而惠來世者如此孝者自流沂源可不知所自哉

誌釋菜事

教授石公轍

紹興二年壬子州李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羅縣尉羅從彥以太守周侯縮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援張維廖拱同行釋菜之禮有洙泗斷斷氣象而吾友呂居仁舍人以詩見褒不免有過情之喜然意在紀實謹刻石而龕諸夫子廟壁俾來者有感發焉會稽石公轍道叟謹誌

燎黃祝文

通判丁鎔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朔二十六日癸酉朝散郎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州事丁鎔恭觀 制書特賜

故羅先生謚文質敬委從事郎南劍州軍事推官書院錢糧官沈元忠燎黃于墓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而祭之曰生有爵死有謚士蘊德乃特賜維先生李楊氏推詣極一人已授延年暨朱子集大成公啓秘丘園湮恩未貴昔劉侯曾表異錄遵堯請于 帝歲三十俞音閱會平舟適將指風景慕申前議下太常攷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頒勸善士鎔攝符率官吏告于祠荐牲醢茲燎黃祭掃地刻堅珉 上賜侈公不亡千萬祀

祭文

劍守劉允濟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酉朔二十八日甲子朝奉大夫權知南劍州軍州事劉允濟謹具清酌庶羞之奠俾迪功郎南劍州州李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于 有宋羅仲素先生之墓嗚呼大道之南鼎峙鐘津前後相望龜山延平

嗣源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業者千潛思詣極獨推一人析萬理之精微測六藝之渺深凡厥立言大猷是經博堯之編上媿典墳謂茲成憲萬祀丕承推先生之志豈徒傲睨一世素隱行怪若沮溺之倫哉曾不百年莽然遺蹤豈無他人子孫繩繩徒登牲牢於鄉校之從祀顧遺松楸於空山之悲風允濟假守此邦素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湮固斬板之舊封夷隧徑之嶽嶽守家者復展祀有亭庶期先生以妥厥靈尚髮髯平生之微吟邀斯月兮濯斯纓此邦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盍興起乎斯文惠有板漿聊薦芬芳

二

石公轍

惟公直德醇厚問孝淵源信道之篤衛道之堅識與不識咸稱其賢士蔽於俗前方破圓沉迷利祿莫之或痊無沒道直

離析聖言心到之學廢而不傳公憫斯道求竟之先伊水之涯太白之巔裹糧擔簣講貫精研道志其妙見此純全詩書禮易靡不貫穿解釋麟經盈積簡編褒貶之首如鑑虫妍往遊羅浮意氣仙仙欲成其書歸胡不遑孰詰此理彼蒼者天嗚呼不豐其祿而豐其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軼軻一生其志可憐了齋之知龜山之聯道同志合與公齊肩皆達其志何公獨指早慕盛德心旌已懸晚官延平巽奉周旋弛擔之初首訪丘園翩然南遊日望歸船遽以訃聞涕淚潸然駑駘下乘誰繫誰鞭問路莫指求魚何筌迎拜公極悲深痛纏自何能毅起于九原謹以寓奠情文曷宣

三

高斯得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台霧集顯允羅公表表獨立篤孝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從入未發之中靜觀

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為萬世師立我民極斯得無似備
使于茲職在勸李維政之基舍菜之後蘊藻是持尊禮風勵
存乎其辭先生如在其昭監之時寶祐二年八月也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 鼎元秘教尊兄 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
時聞動靜深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愷願神尊候萬
福侗塊處山樊絕無曩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
天之靈尚得以舊李尋繹以警釋貧僉而已其他亦何足言
苦於無侶可以繼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
間伏冀順序為遠業加衛以須陞用至扣至扣乘便謹上
不宣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李侗

侗向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錄欲望頒示一觀

若蒙寄附便來甚為善蓋兀坐絕無過從正賴師友之說散習
中潰潰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即上
納也

侗再拜

教授公復書

某再拜仲辰詩甚佳

廖簡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

如此乃不求年天於善人何如和可歎可歎遵堯台衡二書
乃為八一哥取去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敷叙者可惜忘
錄此子近聞其為絕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
耳

某再拜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 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錄示盛
製一觀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欲即

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以還慶待尊候連止萬福伺塊處山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迹可以探賸雖粗能遣釋朝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損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為朋遊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千萬勿悵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魏科為交游慶此外加愛為禱

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荅延平先生書

陳淵

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為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孝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與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為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捃撫前脩紙上語自以為有得於聖人謹謹詡詡莫知其非甚矣其可哀也云云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迹舊亭荒廢無所就正獲罪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方茲待盡丘壑朝廷不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暴露益復難處想雖如吾慮中之怨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忱誨洗滌積垢而來教過獎何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不能盡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畢



程